

容齋隨筆

容齋隨筆卷第十三 十八則

諫說之難

韓非作說難而死於說難蓋諫說之難自古已然至於
知其所欲說迎而拒之然卒至於言聽而計行者又爲
難而可喜者也秦穆公執晉侯晉陰飴甥往會盟其爲
晉游說無可疑者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曰
必報讎君子曰必報德秦伯曰國謂君何曰小人謂之
不免君子以爲必歸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遂歸晉侯
秦伐趙趙求救於齊齊欲長安君爲質太后不肯曰復
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后盛氣而胥之入



知其必用此事來也左師徐坐問后體所苦繼乞以少
子補黑衣之缺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曰甚於婦人
然後及其女燕后乃極論趙王三世之子孫無功而爲
侯者禍及其身后旣寤則言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於
是后曰恣君之所使長安遂出質范雎見踈於秦蔡澤
入秦使人宣言感怒雎曰燕客蔡澤天下辯士也彼一
見秦王必奪君位雎曰百家之說吾旣知之衆口之辯
吾嘗摧之是惡能奪我位乎使人召澤謂之曰子宣言
欲代我相有之乎對曰然即引商君吳起大夫種之事
雎知澤欲困己以說謬曰殺身成名何爲不可澤以身

名俱全之說誘之極之以閔天周公之忠聖今秦王不
倍功臣不若秦孝公楚越王睢之功不若三子勸其歸
相印以讓賢睢竦然失其宿怒忘其故辯敬受命延入
爲上客卒之代爲秦相者澤也秦始皇遷其母下令曰
敢以太后事諫者殺之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請諫王
召鑊將亨之焦數以桀紂狂悖之行言未絕口王母子
如初呂甥之言出於義左師之計伸於愛蔡澤之說激
於理若茅焦者真所謂劇虎牙者矣范睢親困穰侯而
奪其位何遽不如澤哉彼此一時也

韓馥劉璋

韓馥以冀州迎袁紹其僚耿武閔純李歷趙浮程渙等
諫止之馥不聽紹既至數人皆見殺劉璋迎劉備主簿
黃權王累名將楊懷高沛止之璋逐權不納其言二將
後爲備所殺王浚受石勒之詐督護孫緯及將佐皆欲
拒勒浚怒欲斬之果爲勒所殺武純懷沛諸人謂之忠
於所事可矣若云擇君則未也嗚呼生於亂世至死不
變可不謂賢矣乎

蕭房知人

漢祖至南鄭韓信亡去蕭何自追之上罵曰諸將亡者
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

士亡雙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乃拜信大將
遂成漢業唐太宗爲秦王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喬
曰去者雖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經營四
方捨如晦無共功者乃表留莫府遂爲名相二人之去
留係興替治亂如此蕭房之知人所以爲莫及也樊噲
從高祖起豐沛勸霸上之還解鴻門之厄功亦不細矣
而韓信羞與爲伍唐儉贊太宗建大策發蒲津之謀定
突厥之計非庸臣也而李靖以爲不足惜蓋以信靖而
視噲儉猶熊羆之與狸狎耳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
待將如韓信相如杜公而後用之不亦難乎惟能賞蕭

房於帷幄中拔茅彙進則珠玉無經而至矣

俞似詩

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嘗至其處見法堂後壁
題兩絕句僧云廣州鈐轄俞似之妻趙夫人所書詩句
洒落不凡而字畫徑四寸道健類薛稷極可喜數年後
又過之僧空無人壁亦隳圯猶能追憶其語為紀於此
其一云莫遣韝鷹飽一呼將軍誰志滅匈奴年來萬事
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其二云轉食膠膠擾擾間林
泉高步未容攀興來尚有平生屐管領東南到處山蓋
似所作也

吳激小詞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揔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可憐扣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聞者揮涕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濕淚同是天涯激字彥高米元章壻也

君子爲國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古之爲國言辭抑揚率以有人無人占輕重晉以詐取士會於秦繞朝曰子無謂秦

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楚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宋受鄭賂鄭師慧曰宋必無人魯盟臧紇之罪紇曰國有人焉賈誼論匈奴之嫚侮曰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後之人不能及此然知敵之不可犯猶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一士重於九鼎豈不信然

兌爲羊

兌爲羊易之稱羊者凡三卦夬之九四曰牽羊悔亡歸妹之上六曰士刲羊無血皆兌也大壯内外卦爲震與乾而三爻皆稱羊者自復之一陽推而上之至二爲臨

則兌體已見故九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言三陽爲泰而消兌也自是而陽上進至於乾而後已六五喪羊于易謂九三九四六五爲兌也上六復觸藩不能退蓋陽方決決豈容上兌儼然乎九四中爻亦本兌而云不羸者賴震陽之壯耳

晏子楊雄

齊莊公之難晏子不死不亡而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及崔杼慶封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晏子此意

正與豫子所言衆人遇我之義同特不以身殉莊公耳
至於毅然據正以社稷爲辭非豫子可比也楊雄仕漢
親蹈王莽之變退託其身於列大夫中不與高位者同
其死抱道沒齒與晏子同科世儒或以劇秦美新貶之
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誦述新莽之德止能美
於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闢
以來未之聞真以戲莽爾使雄善爲諛佞撰符命稱功
德以邀爵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固窮如是哉

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之語聖賢心學也夫子以告曾子子貢而學

者猶以爲不同尹彥明曰子貢之於學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於曾子不待其問而告之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至於子貢則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發多學而識之之問果不能知之以爲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曰子一以貫之雖聞其言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范淳父亦曰先攻子貢之失而後語以至要子竊以爲二子皆孔門高第也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而不復問皆已默識於言意之表矣世儒所以卑子貢者爲其先然多學而識之之旨也是殆不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之道也故對曰然而即繼以非與之問

豈爲不能知乎或者至以爲孔子擇而告參賜蓋非餘
人所得聞是又不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語
此乎曾子於一唯之後適門人有問故發其忠恕之言
使子貢是時亦有從而問者其必有以詔之矣

裴潛陸侯

曹操以裴潛爲代郡太守服烏丸三單于之亂後召潛
還美其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
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
弛旣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執料之代
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單于反問果

至元魏以陸侯爲懷荒鎮將高車諸莫弗誦侯嚴急無
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使孤代侯侯旣至言曰不過期
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世祖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
孤而叛帝召侯問曰何以知其然侯曰高車不知上下
之禮故臣制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諸莫弗訟臣無恩稱
孤之美孤獲還鎮悅其稱譽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
易生驕慢孤必將復以法裁之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
帝然之裴潛陸侯可謂知爲治之道矣鄭子產戒子大
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
而寬是以致管符之盜故孔子有寬猛相濟之說烏丸

高車不知禮法裴陸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漸施之以寬政矣後之人讀紙上語專以鷹擊毛摯爲治而不思救弊之術無問華夷吾見其敗也

拔亡爲存

燕樂毅伐齊下七十餘城所存者唯莒即墨兩城耳賴田單之力齊復爲齊尺寸之土無所失曹操牧兗州州叛迎呂布郡縣八十城皆應之唯鄆城范東阿不動賴荀彧程昱之力卒全三城以待操州境復安古之人拔亡爲存轉禍爲福如此多矣靖康建炎間國家不競秦魏齊韓之地名都大邑數百翦而爲戎越五十年矣以

今準古豈曰無人乎哉

孫吳四英將

孫吳奄有江左元衡中州固本於策權之雄略然一時英傑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四人者真所謂社稷心膂與國爲存亡之臣也自古將帥未嘗不矜能自賢疾勝己者此諸賢則不然孫權初掌事肅欲北還瑜止之而薦之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後瑜臨終與權牋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肅遂代瑜典兵呂蒙爲尋陽令肅見之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蒙遂亦代肅蒙